

送我河山

上

李英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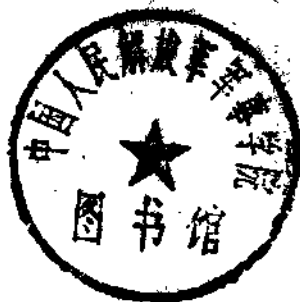




还我河山

上

李英儒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一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这部长篇小说，描写抗日战争后期、我地下工作者在华北敌占城市的斗争生活。作品通过紧张、曲折的情节发展，刻划了性格鲜明的地下工作者的英雄形象，展现敌占区革命群众反抗凶残狡猾的侵略者的顽强斗争，揭示了在我党领导下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。

还我河山(共三册)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528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26 $\frac{3}{4}$

1981年4月北京第1版 198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93,000

书号 10019·3118

定价 1.75 元

第一章

虎 穴

京汉路上，由北朝南开来的火车，头顶冒着黑烟，脚下咯噔作响，周围大地被它震得忽悠悠忽悠悠的直颤动。这个老黑家伙真有股子牛劲，一口气跑了几百里的路程。跑到距保阳车站几里路的时候，放开喉咙大吼几声。接着放慢了速度，最后在西关车站停住脚步。长途跋涉之后，它象是劳累了，呾呾地直喘气。

从听到吼声开始，车站上呈现了纷忙和骚动。穿黑制服镶白边的伪警察，穿绿军服的伪军，穿黄呢子军服套红袖章的伪宪兵，穿蓝制服绿臂章的伪列车职员，都在规定的地方各就各位。卖酱牛肉的，卖猪肉馅肉包子的，卖卤煮鸡的，卖烧饼馕子的，卖荸荠、鸭儿梨的，一齐拥到车站的跟前，挤抢着有利可图的地方。准备登车的旅客们，象犯人一样被拿枪的阻挡在铁栅栏外边，谁敢离开行列，马上就挨一顿揍。整个车站上，只有东洋日本鬼子能够自由行动。你看：穿浅黄呢子带瓜皮帽子的日本兵，他们扛着上了刺刀的步枪，两个一排耀武扬威的走着；穿黑色西装的日本职员，三三两两自命不凡地踟蹰着；穿便服的日本特务，贼眉鼠眼的四处逡巡窥探着。接送亲友

的人们，在东洋鬼子的妖氛淫威的控制下，没有谁敢喧哗吵嚷。冷眼看着形形色色的下车旅客，拥拥挤挤着从乌黑的列车肚子里钻出来。

在下车的旅客群里，走着一位年约三十左右的人，身穿藏青色的夹袍，足登半新的亮皮鞋，中等身材，宽前额，修长脸，灼亮的眼神里透露着严肃和机智。初次看去，他颇象教育界里的饱学人物。仔细一瞧，他那平高的双肩，矫健的身躯，挺起的胸脯，等距离的步伐，可以看出他确有标准的军人风度。他就是负着特殊任务，闯进敌寇巢穴的敌工部长田开山。田开山跟着人流走了一段，迎面已是天桥，他心中有所思虑，刚迈了几级阶梯，回过头来喊了声：

“张枫林！”

“我在这里！”随着应声。从人丛里闪出个二十三四岁的小伙子。他比田开山高半脑袋，胖一巴掌，上身穿着半截深灰色夹衣，蓝白线的衬衣露出翻领；下身是古铜色的马裤，脚登一双日本军用的浅黄色猪皮鞋，手提帆布挎包，摇晃着身形，吊儿浪当地从后面赶上来。

田开山用力盯了他一眼，低声说：“留点神，小心扒手摸你的钱包。”

张枫林听懂了这句话的真正含意。艺高人胆大，他满不在乎，反而撇着京腔回答：“没事儿！”

下了天桥不远，就是出口检查站。旅客到这里排成单行，挨个接受检查。检查的十分仔细！搜行李，摸口袋，翻衣领，验鞋袜，有人脖子生疮贴了块膏药，检查员询问了多时，终于当场把膏药揭下来。张枫林看到这种情形，感到虽然都带有稳

妥可靠的证件，但仍恐怕田部长不好过关。脑子转了几转，他紧行几步，跨出队形，左摇右晃地走向前去。快到检查口，有一个伪警察横身将他挡住。

“你咋不遵守秩序？”

“我有急事到警备司令部。”张枫林气粗语重，他的京腔已经不够味了。

“么事？”一个穿便服的特务，瞪着眼珠子打量他。

“俺要血金！”^①张枫林一生气满口的冀南土音出来了。

“证明。”

张枫林不答话。用力把上衣撩开，露出左肩的伤疤。

“要的是证件！”

张枫林仍不吭气，楞了一会儿，伸手从提包里掏出伪治安军总署发的残废证，在伪警察和特务眼前哗哗乱晃，差点没碰到一个特务的眼皮。特务们深知：近来很多残废军人不断闹事，砸过警察局，包围过市公署，连日本人都奈何他们不得。眼前这家伙气咻咻的有动武的模样。他身后那些穿短服的旅客，莫非都是他们的同伙？特务和伪警察正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，张枫林回身招手，然后摇曳着身形领先出去了。后面的人们包括田开山在内，高高举着车票和各式各样的身份证件，涌出了火车站台。

冲开了卖零食小贩们的骚扰，谢绝了人力车夫呼喊的包围，躲开了旅店伙计晓晓不休的招揽，田开山和张枫林相跟着走到背静之处。张枫林撩起眼皮看到四下无人，咧开大嘴唇，

^① 当时伪军士兵，都把阵亡或伤残后的“抚恤金”叫做“血金”。

一脸得意的模样，卖弄着说：

“狗日的想盘问住咱，有一火车话等着他哩！”

田开山熟悉这个小伙子，熟悉到象念私塾时背诵《百家姓》《三字经》一样。这位跟他当警卫员出身的人，粗犷中含着精细，痴憨里藏着聪明，别看平素大大咧咧的啥事也不着急，到紧要关头上，常常显出令人惊叹的本领来。今天刚刚踏进敌占区的大门，小伙子就显示了一手。可是，田开山并不欣赏他的这种作法，他带着敲警钟的语气说：

“枫子，这地方可不比根据地，抬手动脚都得加小心。”

“没事儿。咱们日闯三关，夜杀四门。这里是脚面深的水——平蹚。”

田开山沉吟不语，眼珠瞧着脚下，脸色阴沉了。张枫林看到领导人的这种严肃模样，立刻收敛了嬉笑容颜，换上了庄重面孔，一句话也不说了。沉默了相当长的工夫，田开山才转换语气说：“到这地坎来，处处都是关口，日闯三关就算够啦。天门阵有一百零八阵哩。提高警觉，防患未然嘛！”他接着以宽慰的口吻说：“去闽南兵营吧，处处注意点，多留神，千万不要肉包子打狗——有去无归。”

田开山见他站着不动弹，故意说：“为什么不走？是不是嫌我说了你两句？”

“你说的哪去啦，我心里……”枫子想起在根据地反扫荡的时候，多是拿眼瞟着老田走路，持枪守着老田睡觉。现在到了敌人老窝里，天色这么晚了，怎能叫首长一个人去闯哩？异样的环境能够引起异样的感情，张枫林想到这里，感情激动，眼睛湿润润的了。

田开山看到对方的表情，有意识地解释着说：“枫子，你去的是兵营，我投的是旅馆；你是新来乍到，我是旧地重游；你是新接头，我是找老关系；难题都集中到你身上啦。不要惦记我。”他又故意泛着开朗的脸色，用着坦然的语气说：“咱们将军不下马，各自奔前程吧！”田开山伸出手去，张枫林还是迟迟不肯舒手。老田抢前一步攥住他的大手，同时拍着他的肩膀。张枫林呼吸迫促，久久凝视着领导者的脸，终于难舍难离地走开了。

二

太阳落山了，一抹淡青色的烟云，遮着宽红色的薄暮晚霞。天色越来越暗，暗到农民俗话说“蚂蚱眼颜色”的时候，供电不足的保阳省城，才开亮了马路上的电灯。乍看到电灯闪亮，田开山心里动了几动。一会儿，他胸有成竹地奔往西下关横二条大街走去。

从西关大街出发，横跨三条马路，穿过很长的居民住宅区，才能到横二条街西口。日本鬼子改造后的街道，把田开山闹模糊了。找到街口挂的蓝底白字搪瓷牌，才确定没走错路。他跨过一家紧挨一家的商店，数着一根连一根的电线杆。数到第十七根，路北出现了一幢古式的二层楼房。楼窗门楣处，雕塑了各式各样的虫鱼鸟兽。这些，想当年曾是金碧辉煌朱颜翠色；而今，经过风凌雨虐，变成乌烟瘴气漆黑一团了。楼门两侧墙壁上，用石灰刷去了依稀可见的“吉祥老店”字样，改成八个恭正的颜体大字：吉祥旅社，安寓客商。

田开山站在马路对面，端详着这座古老的建筑，审视着出入旅社的来往行人，准备着各种问话答话。最后把自己的衣帽装束证件等检查了一番，用力吸了一口晚间特有的微凉空气，大大方方地走进去。进楼门遇到一些陌生人，按照都市习惯，彼此都不必打招呼。楼下走廊拐角处是账房。账房外面横着柜台，两个工友正在打扫烟头果皮。田开山走到近前时，工友们上楼去了。只剩下一位五旬开外的账房先生。他在绿色台灯下，手握羊毫水笔，在蓝布皮红格子本上书写什么。因为低着头，田开山一时看不清他的眼脸。从年龄、从业务、特别从他戴的那副大框水晶眼镜上，断定他就是交通员们常讲的陈老祥。

“陈先生！”田开山踱到跟前轻声发问。

“你要住店？”陈老祥只说话不抬头。

“我从老家进城来找你。”

听清河间府的家乡口音，陈老祥抬起头，正了正水晶镜框。“呵！是你，不？你是……”

“田开山。”

轻轻的三个字，象在陈老祥耳边响炸雷一样。他手中的毛笔脱落了，红格本上染了一块大黑点。陈老祥不顾这些，匆匆拉开抽屉把账本塞进去，起身引路，领着客人走进离柜台不远的一个小房间。关紧房门，指着一张铺了羊皮褥子的单人床。客人扫视过四壁周围，安稳地坐下。陈老祥余惊未尽，透着慌张脸色问道：

“田部长，你亲自出马，有重大的事情啦？”

田开山熟悉这位根据地的基本群众，他社交很广，又和吉

祥掌柜是亲戚。一九四二年派到内部，专门担负掩护外线派的来往交通人员，很少涉及具体的机密。鉴于这些，田开山回答说：

“有多少重大问题呢，左不过是打鬼子罢咧。这些回头再扯，你看咱们住到这里能行吗？”

陈老祥想了想，回答说：“住下可以。要是时间不长的话，为了保险，就挤在我这间小屋里！”

田开山故意轻松着说：“登城上府一遭，还不摆摆阔气。在楼上给我开个大房间好不好？”

“好是好！”陈老祥露出解释的神情。“楼上房间要登店簿，每天夜里都有他们的人带班检查。”

“甚么人带班？”

“今个双日，该是警备司令部唐参谋唐督察。”

“是他，那你这么办！”田开山低声向他作了交代。

晚上十点钟，楼下传来嘈杂音响，联合稽查处的人来了。吉祥旅社的全体人员，一齐出来迎接；大师傅沏茶，小伙计点烟，账房捧着店簿，老板陪着笑脸，一个个必恭必敬地伺候着。带班的唐督察，身着绿呢军服，佩戴上尉领章，腰挎洋刀，足登革履，精神焕发，步履高昂。他从账房手里接过店簿，漫不经心浏览了一番，即把店簿扔给伪警宪人员，移步走进账房里间，顺手拉过一把靠背藤椅，大腿压着二腿，品着伙计送来的盖杯浓茶。他故意闭住眼睛，等候如果发生了甚么问题，他好抖起威风发号施令。

陈老祥独自进来，小心翼翼地说：“唐参谋，北京来了一位旅客，不肯登记店簿。”

姓唐的睁开眼，瞪着陈老祥说：“去和他讲，这是上边的规定，北京的要登，日本东京的也要登！”

“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他话板挺硬，口气也不小，非要见到你们司令部的带班人才能登记哩！”

“哈啼！干啥吃的，这么大气魄。住哪个房间，领我去看。”

陈老祥领着督察唐忠良走到楼上临街的大房间，伸手替他打开了客人的房门。头进门，唐忠良对所谓“北京客人”心头有些顾虑，怕碰到达官显贵，或是在日本方面有势力的人。及至抬眼见到眼前客人态度端庄，衣冠朴素，他又产生了诧异。终于他按照敌伪世界只敬衣冠不敬人的原则，高声问道：

“客人住店，为啥不登店簿？”

“我不打算在这里过夜，与人相约，会过面就走。”

“你要会见那个？”

“司令部的唐忠良！”

“你可认识他？”

“没有见过面！”

“你凭什么会见他？”

“我姓田，跟他父亲义结金兰，磕头换帖，论辈数，我是他八叔哩！”

“哎呀，我的田上级，是你老人家来啦！”唐忠良压低了声音，完全改变了刚才的矜持态度，露出了敬意和热情。稍事寒暄，他要田开山搬到黄司令公馆——他姨父家里去住。田开山谢绝之后，唐忠良表示，住在旅馆也没问题，一切由他负责关照。接着唐忠良想问讯田开山的来意，田开山也想了解他的工作情况，恰在这时候楼下有人喊叫，说司令部打来紧急电

话，要唐督察急速赶回去。唐忠良从皮夹里掏出雪白名片，在上尉参谋兼稽查处督察等一系列官衔的空隙里，提笔写了“至友田某来省城公干，请军警各界照拂”，匆匆交给田开山，便握手告别了。

旅馆封火的工夫，陈老祥提着食盒茶壶来了。见到老田，他一面说着：“杂事牵身，冷淡朋友，”随手倒了碗热茶，打开食盒，从第一扇内拿出芝麻烧饼酱小菜。说：“这是我给你准备的。”又打开第二扇，是油唧淥的一只卤煮鸡。田开山透着不高兴的脸色说：“干么买这个？”老祥说：“这个我可买不起，是唐先生临走时候吩咐的。他还告诉，房钱伙食归他结账，叫每天给你弄好吃的。这个朋友可真叫劲。”

“你快把这只鸡退回去，我是庄稼肚皮，降伏不了这些玩艺，有烧饼夹小菜就够解馋的啦。想当年我在省委里担任交通，常给这里的特委送信。那时候吃甚么呢，花一个大铜板买馍馍，吃完喽噎的嗓子眼透不了气，眼里憋着大泪珠子，爬在南关大河坡，咕咕咕哒地喝凉水。烧饼酱菜大碗茶！好说你啦！”

陈老祥听不进这种艰苦为荣的道理，他说：“到一时说一时嘛，朋友差使阔，是可扰之家，为啥自找着受罪？”

田开山想乘此机会同他谈些甚么，陈老祥说他的账目还没弄清，要老田早些休息，说完提着食盒走了。

这天夜里，老田思前想后不能入睡。张枫林是否安全？唐忠良的工作情况如何？党给他选派的得力人员能不能很快进来？进来又是怎样开展工作？这些问题都在脑子里绞着。毕竟，田开山是个富有工作经验的同志，不肯钻死牛角。他知

道一件事情开头，总是没有把握，感到心中无数，待到各方面情况熟悉之后，对照着上级的政策和指示，经过仔细研究，一套可行的方案计划就会逐渐形成了。

眼前的问题刚被他抛开，根据地的会议经过又历历在目：五天之前，平原军分区党委召开了紧急会议。代理政委手里拿着电报，透着焦急的声音说：现在有一件意外的事情：上级派给我区的欧阳政委，从路西过来，行至拒马河边，我掩护部队与敌兵遭遇。激战彻夜后多人被俘，受严刑拷打，先押涿县又转省城。大军区党委责成我们营救欧阳政委和其他同志，上级同时指出，营救欧阳政委等人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，但不能单纯从营救着眼，必须与整个对敌斗争结合起来。要特别注意配合外部的军事行动。代理政委指出：过去我军分区对敌军、对伪军伪警的争取瓦解，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但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的要求。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，必须把瓦解敌伪军的工作提到新的高度，要求把我们的工作，深入到日本军的内部，到他们的神经中枢里去，以便更好的掌握敌人内部的重要情况。只有掌握了重要敌情，才能帮助外线作战。代理政委最后说：“保阳省城处在我们军分区的包围中，担负这一任务有利条件比较多，因此，上级责成咱们从负责同志当中拔选一人，亲自掌握这一任务，如有可能，可直接进入内线去。……”

大家展开讨论时，表示坚决执行上级指示，迅速选派领导骨干。派谁去呢，公安局长是南方人，口音不适合。城工部长正在发动社会力量腾不出手来。作为敌工部长的田开山站起来说：“水流分支，工作归口，这项光荣任务，我们敌工部门责

无旁贷，而且我要亲自出马走一遭。”

服装、证件很快搞好，决定通过合法关系从平汉路松林店登火车。临行之前，代理政委把田开山找去，问他有个甚么打算。田开山说：“滔天巨浪起自涓涓之始，万丈高楼先要一瓦一砖。我们打算按照做敌伪军工作的老手段，先从情报工作起头。一来为完成任务打基础，同时为外线开展武装斗争起个耳目作用。”代理政委认为：泰山不拒微尘，黄海不择细流的精神是对的，但要抓取重点，不能遍地撒网，广种薄收。内线原有力量，只准动用伪警备司令部和警备团七连两个地方。其余的自行发展创造。田开山当时没有作声。领导上看出他是嫌力量单薄，就说：“我们在外线大力支援你，为你们设一处联络站，叫城郊武工队随时配合你们。至于领导力量，你先去领兵挂帅，张枫林勇士一名，另外给你选一员女将……”

田开山翻了个身，听到走廊挂钟报了下一点，西关车站的火车呜呜直叫，楼上有些旅客起身赶路程了。一时楼窗楼门开关响声，上下楼梯声，呼唤询问声，声声震入耳端，使他不能成寐。他披衣坐起来，想看书，无书可看，想写点东西，无材料可写。这种无所事事的心情，反而引起他的倦意。重新放下头去，他睡着了。

多年的军事素养，使得田开山有了正规的生活习惯。早晨五点钟就起床，净罢手脸，在屋里打了二十分钟的八段锦，推开窗户，新鲜空气扑进来，日出前的霞光，映到窗玻璃上。老田俯首看了看横二条街，街头冷清清的，除却寥寥几个推车卖浆的劳动人，连警察都没上岗，商店铺门紧闭，路灯疲倦地直眨眼，都市的早晨看来比乡里晚得多。根据地的乡村，天一铺

亮，街头上早已繁闹若市，部队出操跑步，农民下地耕田，妇女儿童出出进进，家家有嬉笑，处处有歌声。谁想埋下头学习，很难找到僻静之处，往往需要夹着书本到村边或是河岸去读。有时为了闹中取静，不得不把军帽拉下来捂住耳朵。看过根据地军民的沸腾生活和火炽热情，这个凄凉的都市早晨，仿佛浸沉在酒精瓶子里一样。

老田呆得心烦了，走出房间，楼上楼下，呼噜鼾睡，梦呓连篇。有的喊着发福生财的心事，有的道着奸心邪念的隐私。“哀莫大于心死，这些人肉体活着心早死了。”他暗自咒骂着去敲陈老祥的小屋门。陈老祥惺忪着眼，看着从窗外射来的晨光，懒洋洋地伸手摸他的烟袋，老田看着他那磨磨蹭蹭的劲儿，不想和他多谈，问了问都市旅馆的起居生活，就回到自己的房间。

中午，唐忠良穿着崭新便服夹着皮包来了。问过夜来的生活情况。他说：“我昨晚考虑了半夜，感到你总要有个职业掩护。最简单的是弄个‘谍报证’，对外就算是警备司令部情报处的人。如果你同意，我可以和情报处长去讲。”

田开山想了想说：“我来这里是要深居简出，这种业务不适合。”

唐忠良说：“如其不然，我请黄司令给省公署联络，到那边找个职业影占着身子，你看行不行。”他见田开山不表示意见，估计他是感到上下班不方便。便解释道：“这里的组织可松懈啦，上班聊天，下班溜弯。要是干脆不上班，咱们也有办法，在省府里搞个额外科员，住在职员宿舍，每月照样到会计那里领薪俸。眼下这样作事的不少，亦官亦商，官府挂着名，私人跑买

卖。有的干脆住在天津北京，连发薪水都要人汇了去。这些人的杈杆子当然是更硬的了。”

田开山主张这些问题回头再说，先要他谈谈工作情况。唐忠良口若悬河，把他所在单位的组织人员情况，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遍。谈到情报工作，他打开皮包，掏出成束的材料。有公开的敌伪报刊杂志，有伪治安总署伪新民会的内部资料，还有日本鬼子发到警备司令部的一些机要文件。唐忠良指着成堆的文件说：“每次给外边搞情报，多是东鳞西爪的零星情况，总没有下工夫把这些东西认真地瞧瞧。”

田开山收起所有资料，放在睡铺下边，站起身朝窗外楼下看了看。然后面对唐忠良坐下说：“我们谈谈吧！”唐忠良神态庄重地掏出日记本，见到领导人示意制止，又慢慢装回衣兜。田开山开始谈话。他谈到国内外形势，谈到根据地的建设，也谈了日军和国民党军的情况。他谈问题多用发问式，要听话人表示自己的观点。在这次考核性的谈话中，他对唐忠良在认识问题方面尚属满意。他最后问唐忠良，省城最近有没有关押从北京来的高级干部。唐忠良直着脖子说不知道。田开山带着关切的语气说：“既不知道，赶快调查！”

唐忠良点头哈腰地接受了“赶快调查”的任务。

三

第三天上午，是老田约会张枫林见面的日子。吃过早饭，田开山锁了房门，走出吉祥旅社。先到西关车站。顺着车站朝南走了百十米，来到铁路公园。公园围墙多处颓断残缺，人

们可以随处走进去。田开山走进公园，踩着石子路走了很远，看不到面熟的人。秋天的傍晚，阳光当头照，天气渐渐热了。他朝着有树木遮荫的地方走，靠近一片美人蕉，有几株伞状形的槐树，下边是供人休息的靠背椅。田开山想休息一会儿，忽然听到打呼噜的声音。放眼看去，第三个靠背椅上躺着一位身材魁梧穿着绿军装的汉子，尽管他用羊肚毛巾盖着脸。那身条腿脚田开山都很熟习。他冒叫了一声：

“枫子！”

绿衣汉子应声坐起来。

“麻痹大意，这是睡觉的地方？”老田瞥见四下无人，才带着批评的语气说。

“来到这坎，没看见你，心里一发闷就睡着了。没事儿。耳朵旁边飞个蚊虫，我都能听见。”

“怎么样？从这身披挂看，你又胜利地跨过了接头的一关啦！”

“呵呀！很难说哟。虽然没斩六将，比过五关还难哩！”

……那天车站分手以后，张枫林傍依铁路，走至南郊区。郊区的马路上，推车挑担的人来往奔波，日本鬼子的汽车猛冲直闯，尘埃滚滚，烟气腾腾，乱得要死。张枫林迈着大步，一口气走了六里路，眼前是裤腿叉道，左边被寨墙围着的是南兵营，住着治安军三团七连，右面的村庄是大鸡店，驻着张枫林要找的警备三团七连。张枫林熟习上述情况，径直奔向大鸡店走。

大鸡店是个二百户的村庄，一条大街上就有二三十家店铺，称的起是个镇店。张枫林穿过大街，走到南角拐弯处，看